

許廩父先生著

家庭興衰鑑

大同書局印行



家庭興衰鑑

第一回 說楔子悵觸興衰 談家務感深成敗

這部書是在下做的。在下活到大髦之年。眼見得多少人家。忽而興了。忽而衰了。那興的人家。好像發芽的花。一受雨露。便一天一天的滋長起來。那衰的人家。就像垂枯之樹。沒人培植。就一天一天的憔悴下去。真個是白雲蒼狗。變幻無常。在下冷眼旁觀。很有一番感慨。趁着年暮光陰。空閑無事。常把個中消息。打聽打聽。才明白了興衰之故。全在人爲一毫用不着。怨天尤命的。茶餘酒後。興會淋漓。把鬚鬚一抹。拿起筆來。將耳中所聞。目中所見。最堪動人觀感的。有兩家人家的興衰小史。大自人倫大故。小至家常瑣屑。凡是有關興替。一件一件的替他寫將出來。就成了這家庭興衰鑑一書。是要普天下做家長做子弟的。無論男男女女。上上下下。都把書中事實。做個龜鑑的意思。咳。桑田滄海。底事千卿。苦口婆心。莫嫌。

逆耳。閑文捲起。遞入正文。開卷之始。先提出兩個緊要人物。一個姓樊。名學圃。字慕農。一個姓謝。單名一個淵字。字子淵。都是浙江紹興人氏。這慕農是上海興華布廠的總辦。這子淵是英倫畢業回國的學生。二人本是中表至親。這子淵一到上海。先在三馬路永泰棧房。開了一個房間。等得行李發到了。檢點了一回。吃了一些點心。便叫茶房打個電話。問興華布廠的總辦可在廠嗎。一回兒見茶房回報說。樊總辦到石路景裕衣莊裏去了。子淵聽了。便自己思量道。原來慕農看履生去了。聽說履生鬧得很不像樣。究竟不曉得他怎生荒唐。等歇兒了他。倒要責備一番。才好哩。說着。披上外套。拿了行杖。叫茶房鎖了房門。逕自出了棧房。走到石路上。尋着了景裕衣莊。恰好履生送着慕農出來。子淵大喜。忙叫道。慕農哥。慕農抬頭一看。見是子淵。不勝之喜。登時握手問好。子淵又招呼了履生。原來履生是子淵嫡親的兄弟。彼此因性質不同。平時不大和洽的。這回久別重逢。却有一番欣慰。當下慕農先問子淵住在那裏。子淵告訴了他。慕農便邀他們兄弟倆到

一枝香菜館裏去。二人欣然應諾。履生又去換了一件出風頭的衣服。子淵心中就不以爲然。他是最性急的人。便發話道。方才衣服也很攷究的。何必踵事增華。也不怕人談論嗎。這時却算履生涵養較深。只把嘴唇一呶。也不說話。跟着二人到了一枝香西餐館。慕農首先招呼。二人上樓。揀了一個小小房間。大家就坐。堂倌送上茶烟。慕農略略應酬。勸問子淵回國情形。子淵一一回答了。轉問慕農年來可還得意嗎。慕農笑道。總是這個樣子。也不見什麼增損。子淵笑道。能夠把常態維持不變。也就很難爲了。說着。回頭問履生家中可還好麼。堂上都健旺嗎。履生道。也沒甚變動。只父親前月發了幾天寒熱。此刻也回原了。子淵聽了。自是放心。說話間。慕農請他們點菜。二人都點了。子淵見履生非常在行。知他荒唐是實心裏很不自在。便問履生店中生意怎樣。薪水多少。一年能仗到若干。可能帶給家用。履生有些支吾起來。子淵冷笑道。我聽得你很喜歡鬧。勁兒有這話嗎。咳。不過一個衣莊夥計。和趁工度日。差不多兒。何苦把辛苦掙來的金錢。送到不

相。干。的。地。方。去。呢。你。也。太。不。知。自。量。了。履。生。聽。了。面。上。已。露。出。不。悅。的。神。氣。來。慕
農。忙。笑。道。子。淵。又。發。老。脾。氣。了。兄。弟。們。久。別。才。逢。還。該。和。和。氣。氣。的。儘。說。這。些。做
什。麼。呢。我。們。吃。酒。罷。說。着。端。起。一。盃。皮。酒。喝。了。一。口。道。請。啊。子。淵。是。直。性。人。兒。胸
中。容。不。得。一。分。二。分。意。見。的。見。履。生。受。了。埋。怨。一。句。不。敢。辨。駁。已。經。把。一。股。氣。憤
消。了。不。少。又。經。慕。農。一。番。勸。導。倒。覺。得。自。己。差。了。便。舉。杯。笑。道。慕。哥。說。話。是。極。我
們。吃。一。盃。罷。說。着。也。喝。了。一。口。履。生。也。喝。了。大。家。吃。菜。子。淵。又。問。慕。哥。府。上。都。好
嗎。慕。農。會。道。一。概。都。還。如。舊。只。家。母。常。有。病。痛。也。露。了。老。了。子。淵。嘆。道。多。年。作。客
定。省。久。虧。倚。闔。有。人。歸。歟。無。日。我。也。算。荒。唐。的。了。慕。農。道。這。倒。是。正。話。你。既。到。了
上。海。還。是。趕。緊。回。去。罷。子。淵。答。道。左。右。是。這。幾。天。就。打。算。動。身。再。到。杭。州。耽。擱。一
二。天。就。回。去。了。慕。農。道。我。自。春。間。出。來。至。今。沒。回。去。一。躺。大。約。下。月。也。要。回。來。哩。
子。淵。道。這。是。好。極。了。我。此。番。也。有。一。二。個。月。耽。擱。等。你。回。來。了。一。同。出。來。罷。慕。農
道。瞧。罷。我。還。沒。定。哩。子。淵。又。細。問。履。生。家。中。情。形。履。生。一。一。答。了。子。淵。只。是。搖。頭。

慕農笑道。不是我說句荒唐說話。委實你們家這些人。還該大家存些維持心思。究竟一家之中。都是休戚相關。比不得朋友親戚。還走得開。分得散的。履生插嘴道。不但一家就親戚朋友也該互相聯絡。才像個樣兒。等到親戚離心朋友分手。這人家也就可想而知了。慕農笑了笑。子淵笑道。你明白了。這話也算家庭幸運了。履生把嘴一撇。一聲不響。大家吃完了菜。慕農會了賬。履生推店中有事先去了。慕農和子淵同到永泰棧談天。這時才得十二點鐘。棧中還沒開飯。慕農笑道。今兒午餐也算很早了。子淵笑道。我是上岸到棧房。只吃了一客湯包。此刻正得其時。慕農笑道。履生怕也沒吃過咧。子淵太息了一回。說道。一個當夥計的。也要這般體面。像你做到布廠總辦。還是一身布服。兩兩相較。就可見兩家的結果了。慕農也嘆道。其實履生這樣的人。何必叫他到上海來呢。這上海地方。老實說。只有我們還可住得略略推板一點。就站不住了。你還不曉得履生虧空得不得了。哩。子淵驚道。怎麼說。他還虧空嗎。慕農笑道。豈敢。你替他想想。一裏腦兒不上一。

百塊錢一年的進賬家裏還要點綴個三四十塊自己又要花天酒地作胡鬧你教他怎生敷衍得過去呢子淵嘆道真正豈有此理難道你也不監督他嗎慕農大笑道他還用人監督哩和他談起來他的見解着實比我精明咧方才你一見了面就責備他他却一句不肯辨駁似乎心領神會的樣子這還是你才做出這個樣子來要是我面前他却另有一番仁義禮智的說話哩還用得着我監督嗎子淵也曉得履生爲人說話極明白心地極糊塗的正是世界上一種頂難救藥的人物便嘿然低頭沈思了一回又問履生虧空的都是些什麼人哩慕農大笑道除了我和沁廬別的地方也輪得虧空嗎昨天還到我那邊去了三次可巧我到浦東去了沒有會見後來他又寫了一個條兒給我說着一隻手向袋裏挖了挖挖出一封信來一面遞給子淵一面說道原問我借錢本意我就差人送去了爲的想切實告誡一番特特自己跑了去的子淵把眉頭縐着看那信上寫道慕哥大鑒弟因要需不能週轉務祈再借五十元俟年底薪水發出一總歸還可耳

務乞看親戚面上。弗却爲荷。旁邊又注一句道：「不可與家父得知。千萬要緊。」子淵看完了。嘿。嘿。無言。只是嘆氣。慕農又道：「我呢。倒沒甚要緊。橫豎這幾塊錢。我也不放在心上的。」沁廬近來也很拮据。我看他心裏有些不大爽快。哩。子淵縐眉道：「大約他虧空多少哩。」慕農道：「數目呢。實在不大。只是像他的身分。也算很難爲了。大約沁廬這邊虧空百數十金。我這裏却在二百以上。」子淵道：「另外究竟還有沒有呢。」慕農道：「據他自己說是沒有了。照我看來。怕也沒人肯借給他哩。」大約店中還宕下幾十元。是免不去的。」子淵頓足道：「這些糊塗賬。家裏得知。沒有。」慕農笑道：「家裏麼。他做得很好的。牌面那裏曉得他有這些弊端。」子淵聽了。嘆道：「他一個人就虧空了許多。我還聽得老三也鬧下亂子哩。」慕農笑道：「老二嗎。他的手筆比老二還要闊大。只手段還差一點兒罷了。其實老二老三倒也罷了。最怪的老四一個孩子家。也能化到百把塊錢。一年那才駭人聽聞哩。」子淵一發驚奇道：「這老四的錢。又是誰給他的。」慕農道：「也有現錢用的。自然有舅母給濟他。再有買東買西橫

豎紹城幾升大店戶家家有賬他便任意支取些兒每年每店支個十千八千那裏查得出來偶爾舅舅查出來了自有舅母替他遮蓋舅舅那裏弄得明白然而這些情形還算不了什麼不過化幾個錢罷了這老四還有許多事情正是不堪置問談將出來你還未必相信哩子淵吃了一驚道老四今年才十六歲咧難道就幹甚歹事不成慕農冷笑道說起來嚇死你哩麻雀是打到十元二十元一底的了本城土娼是走到熟悉了此外吃回館子喝口老酒更算不得什麼了子淵長嘆道罷了罷了本來我此番回去還想和他們約法三章切實整頓一番如今聽你說來這還有補救的餘地嗎只是我所最不解的母親是好好先生向來取放任主義的倒也罷了難道父親也不管這些嗎慕農道舅舅何嘗不想管束可是事情多了一天到晚簡直沒有休息的時候我看他近來精神也不見好那有心思查問這些至於別人你是曉得的誰肯做這個原告呢還記得去年十月裏老四和一班入在一個土娼叫做……說着記了一記子淵發急道你却說怎樣

別管他什麼名字。慕農便道：「在一個土娼家裏打牌，恰好舅舅也去了。子淵聽了，倒有些難爲情。相慕農笑了，笑隨卽改口道：「恰好給舅舅得知了，前去把老四捉了回來，關了三天，自己氣得病了半個多月。這老四却行所無事，依舊逍遙遙的，尋他的快活。你想照這樣子，除非舅舅自己步門不出，天天管束起來，或者還生些效力。除了他還有別人治得下嗎？」子淵聽了，急得搓手頓足，又道：「我看他們倒很怕你，你也不教導他們。」慕農哈哈大笑道：「他們怕我作什麼？就算真個怕我，那是小的時候常常指摘他們，自然有些討厭。如今他們都大了，還來怕我，則甚不敢相瞞。今年正月裏，我母親幾乎吃了他們的虧哩。」子淵駭然道：「這又是什麼事情？」慕農說到這裏，心中動了些火，不由冷笑一聲道：「總爲家母多事，把老四責備了幾句。老四便躲了起來，暗地把家母推了一下，還虧內人扶着了，才沒跌下。不然，還了得嗎？」子淵聽了，深致不安，便問這事情。父親得知嗎？慕農道：「本來內人意思橫豎沒受傷害，很不必張揚起來。却是家母意思說孩子們壞到這般田地。」

再不切實整頓。將來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屬在至親誼難坐視。當時趕到你家告訴舅母。經舅母苦苦求告。要他隱瞞些兒。母親便大笑道。我那裏爲報復起見。不要說我並沒受傷。就算真個給他推倒了。起身不來。難道就和孩子們認真嗎。既然這樣很好。我也不來饒舌了。只是妹子你這等做作。將來結果怕不好看哩。舅母聽了。心裏還似乎不大高興似的。母親便把這事藏起真個絕口不提。從此老四便長遠沒到我家去。了一席話。把個子淵說得恨極了。說這還了得我回去了。必要追究此事。教到姑母那邊。自去討饒。姑母雖然不肯計較。孩子們也該儆戒。儆戒慕農笑道。我勸你省事些罷了。不要弄得家翻宅亂。鬧出大笑話來。那才難看呢。子淵聽了。半晌不做聲。只聽慕農又道。我這還說的。他們個人方面要講。內部衝突情形。那是盈篇累牘。寫他不完。橫豎你也知道。我也不高興說這些話。最可憐的是繡雲妹子。和弟夫人真個是身居荊棘。度日如年。那情形好不爲難哩。說到這裏。略略頓了一頓。接着說道。弟夫人呢也罷了。繡雲妹妹性情又是固執。

不過又和你一樣的氣急受不得一句兩句說話就使起性來便有許多故事弄出來了你倒趕緊替他想法子才好。咧子淵聽完了話不覺浩嘆一聲淚如雨下。慕農也嘆道：論理你家又不少穿又不少吃很算得一分安閑人家苟能上下睦協力同心家庭進步那有限量偏喜這般瞎吵瞎鬧的這不是自欺自侮嗎？子淵嘆道：講到我家現狀呢看是很冠冕很熱鬧的其實早就入不敷出。竭蹶堪虞外面鋪場全是一個空場面那裏靠得住這其間全仗父子一心兄弟輯睦內而姑嫂姊妹亦該你親我愛相互維持上下大小都迸出點兒天良把那些妬忌心伎刻心貪心惡心大家丟開一邊正正經經規矩矩的做將起來雖不想什麼富貴利達這小小門面或者把持得定若像現時情狀照你所說的比前數年又大不相同正是每况愈下日趨敗亡好像人人心裏都怕這分人家不肯消滅似的這還有維持的希望嗎？咳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大概我們家興旺的日子久了泰極否來定數難逃你看坍台的日子怕就不在遠哩。慕農聽了點頭嘆息道：

這話却也慮得很。是可知許多人家興固勃然亡也。忽焉本來那有這般迅速。只看那興的人家都是上下一德。敗的人家便是內外離心。此中消息也就不用細攷了。就像我們家自先君去世以來。凡事很覺寂寞蒼涼。不比先前熱鬧。却還過得和和氣氣。無詐無虞。就布衣菜飯。茹苦含辛也。還覺得無窮樂趣。這就比你家清爽得多了。子淵道。這個自然。本來家庭之樂。原是從天倫中發生的一種天然的團結力。大小上下統通。都以真情相見。一毫用不着機械變詐的心思。這才是真正家庭之樂也。就是人世間最大的樂趣。至於富貴利達有呢。果然很好。沒有也。自清閑又何必放在心頭呢。慕農道。要說小小口舌。任是什麼人家也免不了的。只要彼此不存芥蒂。今兒鬧了。明兒好了。此刻爭執等歇。依舊和睦。這就無關大局。最怕的是面上客客氣氣。你謙我遜。心裏鬼鬼崇崇。你虞我詐。或是一言不合。反唇相稽。體面也不管了。大小也不顧了。吵將起來。不是數旬。便是幾月。你也亟圖報復。我也陰謀抵抗。充他們心理上。巴不得誰先死了才好。這等現象。却是最

大的敗兆呢。至於你家現況。却不到這個地步。其實已見了端倪。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星星不救。便釀焚如。詩歌未雨。易戒履霜。不是我說句極狂妄極不該的話。這預防之責。全在做家長的。負完全責任哩。子淵聽了。未及答言。慕農又道。你現時回去。打算暫住爲佳呢。還是立刻出來。子淵嘆道。作客多年。風塵勞倦。此來亟欲速返家園。省視父母。原打算住個一年半載。再定行止。據你所說。我家情狀。竟一年不如一年。這如何還能久住呢。少不得暫住幾天。且看情勢。可以整頓。自然應得維持。要是無可補救。我還是一肩行李。老死江湖。免得重傷天倫。做名教中罪人。兩兩相較。倒覺彼善於此。咧。慕農微笑道。家庭之間。只能以至情感召。不得夾雜絲毫意見。莫怪我直說。你家這些人。實在性情都微微着些偏際。就算你們伉儷。倆和繡雲。是純正的人。然而講到持家兩字。正是談何容易哩。子淵聽了。嘿然不語。慕農又道。方才你說回去。一躺就出來。倒也是正當的辦法。第一。你不是善處骨肉的人。住得久了。難免捲入爭競漩渦。第二。你不是保守之才。你家現

狀也講不到保守問題。第三吾輩青年極該趁着大好光陰幹一番烈烈轟轟事業。況且像你這等人才。蜷伏家鄉更覺可惜。我看你明後日就到杭州。如沒甚事情。後天便過江去。住個十日半月。就出來罷。子淵點點頭道：「一准這樣罷。我和你找沁廬去。」慕農道：「沁廬現時不在審判廳了。子淵驚道：「怎麼他辭職了麼？現在幹什麼事情哩？」慕農道：「他的脾氣也實在古怪。處處任着性兒。一點不肯通融。全不顧人家面子。下得來下不來。前月有一件訴訟事情。被告方面是極有面子的。挽了大勢力的人和他說話。他竟一口拒絕說：『甯可法官不做要他徇情瞻面。』是死也不成功的。誰知那說話的人另外找着了。他的同事把這件官司搶去自己辦了。沁廬氣得一個半死。即日辭去職務。也沒等上頭批准。就把行李搬到客棧來了。現在却是季和請他在報館裏當編輯呢。子淵道：「本來沁廬這等脾氣。宦海中是不行的。辭去了也好。季和辦報館在什麼地方？叫什麼名稱呢？」慕農道：「就在望平街相近地方。叫做中華日報。起初因經費拮据。一切都是因陋就簡。目下得了

徐心伯補助了一筆鉅款。便覺從容起來。如今做得有聲有色。勢力很不小。咧子淵道。這徐心伯可是廣東豪商。做金子生意的嗎。慕農道。正是這人。他做的事業很多哩。子淵便立起來道。此刻光景有三點多了。我們去罷。遲了怕他們出去。慕農也立起身來。又喝了口茶。漱漱口。吐在痰盂裏。說聲走罷。子淵便喊茶房鎖了門。二人一同出了棧房。逕到望平街中華日報館中去了。未知後事如何。却看分解。

第二回 感時局語含諷刺 憤家政憂切淪胥

却說季和姓姚。是慕農的妹夫。沁廬姓田。是子淵的妻舅。都是紹興城內人。和慕農子淵家相離不過數里之遙。這日飯事甫了。坐着談天。門上送進兩個名片。沁廬見了。先跳起來道。原來子淵回來了。季和忙叫快請。說着和沁廬迎將出來。彼此見面。十分訴說。握手進內。分禮坐定。季和沁廬先問了子淵的好。又和慕農應酬過了。子淵和二人敘了別後情形。又說了一回報館營業。季和問起子淵此番

回國打算幹點什麼事業。子淵笑道：我是沒有一定宗旨的。看什麼地方安插得。我就幹什麼事情。沁廬笑道：現在的留學生大概都是這個樣子。前兒我有幾個朋友打從日本回來。他的論調就和你差得不多。慕農笑道：這也有兩個講究。第一這些外國留學生出外久了。不曉得國內情形。究竟什麼事情可以發財。什麼事情可以得利。還得仔細揣摩。一過第二政府。雖然費了重資派遣留學。派出去的時候。似乎有多少大政策。大計畫。亟待進行。揣等這些人畢業回來。後便要組織起來。到得他們回來了。早已把從前的大政策。大計畫。忘記了。或是主持的人。變換了方針。不幹那些了。弄得這批留學生走頭無路。進退維谷。起來也是有的。如今的子淵就是一個榜樣了。說得衆人都笑起來。子淵笑道：你也太挖苦得利害了。其實現在留學生得意的也很多哩。慕農笑道：請教足下所謂得意者。究竟是何界說。還是爲國爲民能夠幹幾樁大事業。做那全國的偉人呢。還是自私自利。鬼鬼祟祟。做些富貴利達的生涯呢。這話我可不敢斷了。衆人聽了都笑道：